

藝術與

附
三十
年
間
的
序
文

PLEKHANOV

著

魯迅譯

1930

光華書局版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1

論 術 藝

著 夫諾汗力蒲

譯 迅 魯

局 書 華 光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

1 — 2000 册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1

藝 術 論

有 著 作 權

實 價 七 角 五 分

原 著 者 蒲 力 汗 諾 夫

翻 譯 者 魯 迅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G. V. Plekhanov 像

序 言

一

蒲力汗諾夫 (George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
諾夫省的一個貴族的家裏。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間，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正
是智識階級所提倡的民衆主義自興盛以至凋落的時候。他們當初的意見，以爲
俄國的民衆，即大多數的農民，是已經領會了社會主義，在精神上，成着不自
覺的社會主義者的，所以民衆主義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間去」，向他們說明
那境遇，善導他們對於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則農民便將自行蹶起，實現出自由

的自治制，即無政府主義底社會的組織。

但農民却幾乎並不傾聽民衆主義者的鼓動，倒是對於這些進步的貴族的子弟，懷抱着不滿。皇帝亞歷山大二世的政府，則於他們臨以嚴峻的刑罰，終使其中的一部分，將眼光從農民離開，來效法西歐先進國，爲有產者所享有的一切權利而爭鬪了。於是從「土地與自由黨」分裂爲「民意黨」，從事於政治底鬥爭，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會運動，而是單獨和政府相鬥爭，盡全力於恐怖手段——暗殺。

青年的蒲力汗諾夫，也大概在這樣的社會思潮之下，開始他革命底活動的。但當分裂時，尙復固守農民社會主義的根本底見解，反對恐怖主義，反對獲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別組「均田黨」，惟屬望於農民的叛亂。然而他已懷獨見，以爲智識階級獨鬥政府，革命殊難於成功，農民固多社會主義底傾向，

而勞動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運動上的俄羅斯工人』中說，工人者，是偶然來到都會，現於工廠的農民。要輸社會主義入農村中，這農民工人便是最適宜的媒介者。因為農民相信他們工人的話，是在智識階級之上的。

事實也並不很遠於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義者竭全力所實行的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民衆未嘗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結果是有力的指導者或死或因，『民意黨』殆瀕於消滅。連不屬此黨而傾向工人的社會主義的蒲力汗諾夫等，也終被政府所壓迫，不得不逃亡國外了。

他在這時候，遂和西歐的勞動運動相親，遂開始研究馬克斯的著作。

馬克斯之名，俄國是早經知道的；『資本論』第一卷，也比別國早有譯本；許多『民意黨』的人們，還和他個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們所竭盡尊敬的馬克斯的思想，在他們却僅是純粹的『理論』，以為和俄國的現實不相

合，和俄人並無關係的東西，因為在俄國沒有資本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將不發生於工廠而出於農村的緣故。但蒲力汗諾夫是當回憶在彼得堡的勞動運動之際，就發生了關於農村的疑惑的，由原書而精通馬克斯主義文獻，又增加了這疑惑。他於是蒐集當時所有的統計底材料，用真正的馬克斯主義底方法，來研究牠，終至確信了資本主義實在君臨着俄國。一八八四年，他發表叫作『我們的對立』的書，就是指摘民衆主義的錯誤，證明馬克斯主義的正當的名作。他在這書裏，即指示着作爲大衆的農民，現今已不能作社會主義的支柱。在俄國，那時都會工業正在發達，資本主義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隨此起者，是資本主義之敵，就是絕滅資本主義的無產者。所以在俄國也如在西歐一樣，無產者是對於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階級。從那境遇上說，對於堅執而有組織的革命，也比別的階級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爲將來的俄國革命的射擊

兵，也是最爲適當的階級。

自此以來，蒲力汗諾夫不但本身成了偉大的思想家，並且也作了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的先驅和覺醒了的勞動者的教師和指導者了。

二

但蒲力汗諾夫對於無產階級的殊勳，最多是在所發表的理論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見，却不免常有動搖的。

一八八九年，社會主義者開第一回國際會議於巴黎，蒲力汗諾夫在會上說，「俄國的革命運動，只有靠着勞動者的運動纔能勝利，此外並無解決之道」的時候，是連歐洲有名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們，也完全反對這話的，但不久，他的業績顯現出來了。文字方面，則有『歷史上的一元底觀察的發展』或

簡稱『史底一元論』），出版於一八九五年，從哲學底領域方面，和民衆主義者戰鬥，以擁護唯物論，而馬克斯主義的全世代，也就受教於此，藉此理解戰鬥底唯物論的根基。後來的學者，自然也嘗加以指摘的批評，但什維諾夫却說，『倒不如將這大可注目的書籍，向新時代的人們來說明，來講解，實爲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實方面，則因他的弟子們和民衆主義者鬥爭的結果，終使紡紗廠的勞動者三萬人的大同盟罷工，勃發於彼得堡，給俄國的歷史劃了新時期，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底價值，始爲大家所認識，那時開在倫敦的社會主義者的第四回國際會議，也對此大加驚歎，歡迎了。

然而蒲力汗諾夫究竟是理論家。十九世紀末，列寧纔開始活動，也比他年青，而兩人之間，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嘗商量的分業。他所擅長的是理論方面，對於敵人，便擔當了哲學底論戰。列寧却從最先的著作以來，即專心於社

會政治底問題，黨和勞動階級的組織的。他們這時的以輔車相依的形態，所編輯發行的報章，是 *Iskra*（火花），撰者們中，雖然頗有不純的分子，但在當時，却盡了重大的職務，使勞動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層因此而奮起，使民衆主義派智識者發生了動搖。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實際底活動。當時（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革命家都是都慣於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國底展望的，他們不悟到靠着全國底展望，纔能有所達成，也沒有準確的計算，也不想到須用多大的勢力，纔能得怎樣的成果。在這樣的時代，要試行中央集權底黨，統一全無產階級的全俄底政治組織的觀念，是新異而且難行的。「火花」却不獨在論說上申明這觀念，還組織了「火花」的團體，有當時錚錚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這團體中，以實行蒲力汗諾夫在報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

展開的計劃。

但到一九〇三年，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分裂爲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門塞維克（少數派）了，列寧是前者的指導者，蒲力汗諾夫則是後者。從此兩人即時離時合，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的希望俄皇戰敗，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的黨的受難時代，他皆和列寧同心。尤其是後一時，布爾塞維克的勢力的大部分，已經不得不逃亡國外，到處是墮落，到處有好細，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學上，則淫蕩文學盛行，「賽寧」即在這時出現。這情緒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黨員四散，化爲個個小團體，門塞維克的清算派，已經給布爾塞維克唱起輓歌來了。這時大聲叱咤，說清算主義應該擊破，以支持布爾塞維克的，却是身爲門塞維克的權威的蒲力汗諾夫，且在各種報章上，國會中，加以勇敢的援助。於是門塞維克的別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

地下室的歌人」。

企圖革命的復興，從新組織的報章，是一九一〇年開始印行的 *Zvezda*（星），蒲力汗諾夫和列寧，都從國外投稿，所以是兩派合作的機關報，勢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方針。但當這報章和政治運動關係加緊之際，就漸漸失去提攜的性質，蒲力汗諾夫的一派終於完全匿迹，報章盡成爲布爾塞維克的戰鬥底機關了。一九一二年，兩派又合辦日報 *Pravda*（真理），而當事件展開時，蒲力汗諾夫派又於極短時期中悉被排除，和在 *Zvezda* 那時走了同一的運道。

殆歐洲大戰起，蒲力汗諾夫遂以德意志帝國主義爲歐洲文明和勞動階級的最危險的仇敵，和第二國際的指導者們一樣，站在愛國的見地上，爲了和最可憎惡的德國戰鬥，竟不惜和本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相提攜，相妥協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他回到本國，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底愛國者的團體，曰「協

同」。然而在俄國的無產階級之父蒲力汗諾夫的革命底感覺，這時已經沒有了打動俄國勞動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後，他幾乎全爲勞農俄國所忘却，終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獨地死於那時正被德軍所占領的芬蘭了。相傳他臨終的讕語中，曾有疑問云：「勞動者階級可覺察着我的活動呢？」

三

他死後，Inprekol（第八年第五十四號）上有一篇「G·V·蒲力汗諾夫和無產階級運動」，簡括地評論了他一生的功過——

「……其實，蒲力汗諾夫是應該懷這樣的疑問的。爲什麼呢，因爲年少的勞動者階級，對他所知道的，是作爲愛國社會主義者，作爲門塞維克黨員，作爲帝國主義的追隨者，作爲主張革命底勞動者和在俄國的資產階級的指導者密

柳珂夫互相妥協的人。因為勞動者階級的路和蒲力汗諾夫的路，是決然地離開的了。

然而，我們毫不遲疑，將蒲力汗諾夫算進俄國勞動者階級的，不，國際勞動者階級的最大的恩師們裏面去。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當決定底的階級戰的時候，蒲力汗諾夫不是在防線的那面的麼？是的，確是如此。然而他在這些決定戰的很以前的活動，他的理論上的諸勞作，在蒲力汗諾夫的遺產中，是成着貴重的東西的。

惟爲了正確的階級底世界觀而戰的鬭爭，在階級戰的諸形態中，是最爲重要的之一。蒲力汗諾夫由那理論上的諸勞作，互幾世代，養成了許多勞動者革命家們。他又藉此在俄國勞動者階級的政治底自主上，盡了出色的職務。

蒲力汗諾夫的偉大的功績，首先，是對於民意黨，即在前世紀的七十年

代，相信着俄國的發達，是走着一種特別的，就是，非資本主義底的路的那些知識階級的一夥的他的鬭爭。那七十年代以後的數十年中，在俄國的資本主義的堂堂的發展情形，是怎樣地表示了民意黨人中的見解之誤，而蒲力汗諾夫的見解之對呵。

一八八四年由蒲力汗諾夫所編成的「以勞動解放爲目的的」團體（勞動者解放團）的綱領，正是在俄國的勞動者黨的最初的宣言，而且也是對於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勞動者之動搖的直接的解答。

他說着——

「惟有竭力迅速地形成一個勞動者黨，在解決現今在俄國的經濟底的，以及政治底的一切的矛盾上，是惟一的手段。」

一八八九年，蒲力汗諾夫在開在巴黎的國際社會主義黨大會上，說道——

「在俄國的革命底運動，只有靠着革命底勞動者運動，纔能得到勝利。我們此外並無解決之道，且也不會有。」

這，蒲力汗諾夫的有名的話，決不是偶然的。蒲力汗諾夫以那偉大的天才，擁護這在市民底民衆主義的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主權，至數十年之久，而同時也發表了自由主義底有產者在和帝制的鬭爭中，竟懦怯地成爲奸細，化爲游移之至的東西的思想了。

蒲力汗諾夫和列寧一同，是「火花」的創辦指導者。關於爲了創立在俄國的政黨底組織體而戰的鬭爭，「火花」所盡的偉大的組織上的任務，是廣大地爲人們所知道的。

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蒲力汗諾夫，生了幾回大動搖，倒是總和革命底的馬克斯主義違反，並且走向門塞維克去了。惹起他違反革命底的馬克斯